

一战时期日常生活

一战百年纪念特辑

LIFE IN  
WORLD  
WAR I

Art2019  
2019艺术风尚



---

# CONTENTS

## 目录

P02 一战百年 我们纪念什么?

P03 第一辑 生活与工作

P19 第二辑 一战艺术

P33 第三辑 战时海报

P45 第四辑 一战前后的中国

# 一战百年 我们纪念什么？

文 | Art289 记者方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试图“结束战争的战争”，作家 H.G. 威尔斯（H.G. Wells）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我们一再被历史告知，下一场战争才是结束战争的战争。又或者，再下一场。

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一战爆发。在此后的四年中约八百五十万将士失去生命，而此前那些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年轻人还簇拥在征兵办公室，欢乐地迎接这一场“伟大的战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除各国参战将士之外，还有七百多万平民丧生，两千多万平民重伤。

当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受政府之邀参与一战宣传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从此他奔走呼号，宣扬爱国主义，最终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拥抱死亡。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用他关于战壕和毒气的诗歌揭穿了一个古老的谎言——“为祖国而死，甘之如饴，死得其所。”这位诗人在一战结束前一周命殒战场，成了大英帝国一百多万死亡士兵中的一员。

对于这场惨烈战争的责任，历史学家们至今还无法达成共识。一些人继续把责任归咎于德国，认为德皇威廉二世谋建全球帝国而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也有一些人认为形势使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泛滥，列强之间结盟、对抗，战争无可避免，即使那位怀揣大塞尔维亚梦想的年轻民族主义者没有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战争也将因别的事由爆发。

这场战争到底改变了什么？整个欧洲的工业遭到削弱，经济萎缩停滞，看不到终点的通货膨胀。此后，德国花了十年时间才使经济恢复到 1913 年的水平。一战改变了欧洲的地理与政治格局——奥匈帝国瓦解、苏联取代沙俄、德意志帝国变成魏玛共和国……一战还让女性系上领带、剪短头发，进入劳动力市场做起男人的工作，加速了女性获得合法投票权的步伐。一战还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变革，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也让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创伤。

一战百年，我们纪念什么？牛津大学国际史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 2013 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如今的政治地理版图与 1914 年战争爆发前的欧洲十分相似，并引用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

不会重复，但却押韵”，建议我们在百年之际重新思考一战给予我们的“珍贵的警告”。尽管这种“历史平行说”还有待商榷，当今的国际局势也比 100 年前复杂得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停止过。人们一方面例牌地纪念一战和“二战”（二战死亡人数高达 6000 万），另一方面又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燃起战火。对于中国人来说，如今的中美关系则极易令人联想到彼时的英德关系……未来会有“三战”吗？

“我们是否只吸取了 1939 年的教训——克制的代价十分高昂，却忽视了 1914 年教给我们的东西——克制本来可以避免战争？”《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问道。

纪念一战百年，以史为鉴，我们更乐意纪念“克制”，所以我们把目光投向一战时期的日常生活。毕竟，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摄影师们曾详尽记录的壕沟、散兵坑、战场废墟和腐烂的尸堆已成为博物馆里的档案。但是一战，以及所有的战争，都会影响人们生活中的一切。它可以使你痛失亲人，可以使你的财富烟消云散，可以逼你不得不买政府的债券，可以让你圣诞节时寄出的贺卡也充满爱国主义的宣传，也可以使你的后辈卷入一场战争引发的下一场战争，卷入民族间的仇恨和国家间的对抗。

这里，我们为读者呈现一战时期战场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也包括一战前后的中国景观。一战爆发时，正在“共和”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中国也被卷入战争漩涡，加入协约国集团，与同盟国集团作战。段祺瑞政府派出的参战人员不是士兵，而是平民——据统计，从 1916 到 1918 年，有超过十四万华工被招募到欧洲，他们在战争期间及之后一直服务于西线战场，其中约十万在英国、四万在法国，还有数百名学生担任翻译。这些劳工挖战壕、救伤兵、送供给，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据保守估计他们中约一万人在战争期间阵亡。一战刚刚结束，巴黎和会就抹杀了赴欧华工群体的贡献。转瞬百年已过，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更是鲜有人提及。

您或许感到惊悚：战争并未彻底埋葬，它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世上的人们；或者变得乐观——从战争的危险到和平，只需穿越一堵隔阂之墙。



A

生活与工作



德国柏林，参战士兵的孩子。

图 \* 美国国会图书馆



1917年，法国。小女孩坐在家门口玩着洋娃娃，身边立着两杆枪和一个军用背包。

图\*CFP



约 1917-1918 年, 比利时迪耶普 (Dieppe) 附近的海滩上, 美国红十字会远足中心, 学生们享受少有的欢乐时光。一战期间, 男老师都去参军了, 孩子们的生活发生巨变。在德国, 每三个教师中就有一个离校参军, 学生们每周只需上几天课, 每个班都混合了好几个年级的学生, 有时多达 80 人。军队时常征用校舍, 孩子们只能在政府或宗教机构提供的临时地点上课。各地的课程内容都与战争相关, 学生们成了政府的宣传对象。1915 年, 德国政府要求学生画出自己对战争的印象, 这些作品在柏林展出, 大部分小学女生都画了远在前线的父亲, 男生则细致地描绘了潜水艇、枪械和飞艇。

图·美国国家档案馆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两个孩子苏菲 (Sophie)、马克斯 (Max) 在捷克斯洛伐克科诺皮什切 (Konopiste) 结冰的湖面上滑冰 (日期不详)。1914年6月28日,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该事件成为一战爆发导火索。

图\*AFP/CFP



轻型巡洋舰“遭遇”号(Encounter)上的吉祥猫，从6英寸炮口向外窥探。

图\*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



美国华盛顿特区战需菜园的园丁们。一战改变了女性的外表，女裤出现了，紧身衣不再流行，短发成了新时尚。文化保守主义者十分恼怒，但时代已天翻地覆。

图 \* 美国国会图书馆



Encounter 号上的吉祥猫,从六英寸炮口向外窥探。  
Illustration  
War Memorial)

一战前,母亲与婴儿车里的孩子。  
图\*东方IC



1917年5月5日,孩子们。在法国,每门课都加入了战争信息。写作是日常授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它让孩子们有机会歌颂本国战争英雄,另一方面则可以表达对德国的仇恨。1916年,一位法国学生写道,仇恨“将永远存在于法国和德国之间,德国的所作所为是无法原谅、不可忘却的”。此类情绪并未持续太久,法国老师称,战争最后一年,很多学生已对战事漠不关心,有些学生还表达了和平主义情愫。另外,由于父亲和老师的离开以及和平生活被打乱,青少年犯罪问题十分突出。

图\*东方IC



1916年，美国军人在火车站与女友吻别。

图\*东方IC

约1916年，柏林，为照顾德国土兵的孩子，贝克尔(Becker)女士开了一家托儿所，她正在示范如何给宝宝洗澡。

图\*Getty Images/CFP







约 1918 年, 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林肯汽车公司 (Lincoln Motor Co.), 妇女们在焊接部工作。

图 \* 美国国会图书馆



战时美国后方，一位来自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女生开着拖拉机，身上满是泥巴。

图 \*CFP

1917年4月4日，数百名店员在屋顶锻炼，为参战做准备。

图\*东方IC







一战期间，美国士兵用老式相机拍照。

图\* 东方 IC



B

一战艺术



**Sir John Lavery**  
约翰·拉维里爵士  
1856-1941

以肖像画闻名的爱尔兰画家。一战期间他被选为战时官方艺术家,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前往西线。在一次轰炸中他遭遇车祸,后来留在英国创作,题材多为船只、飞机和飞艇。

约翰·拉维里  
《亨利夫人的托儿所》  
油画 25×30in 1919年  
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



约翰·拉维里  
《墓地》  
油画 20.63×28.43in 1919年  
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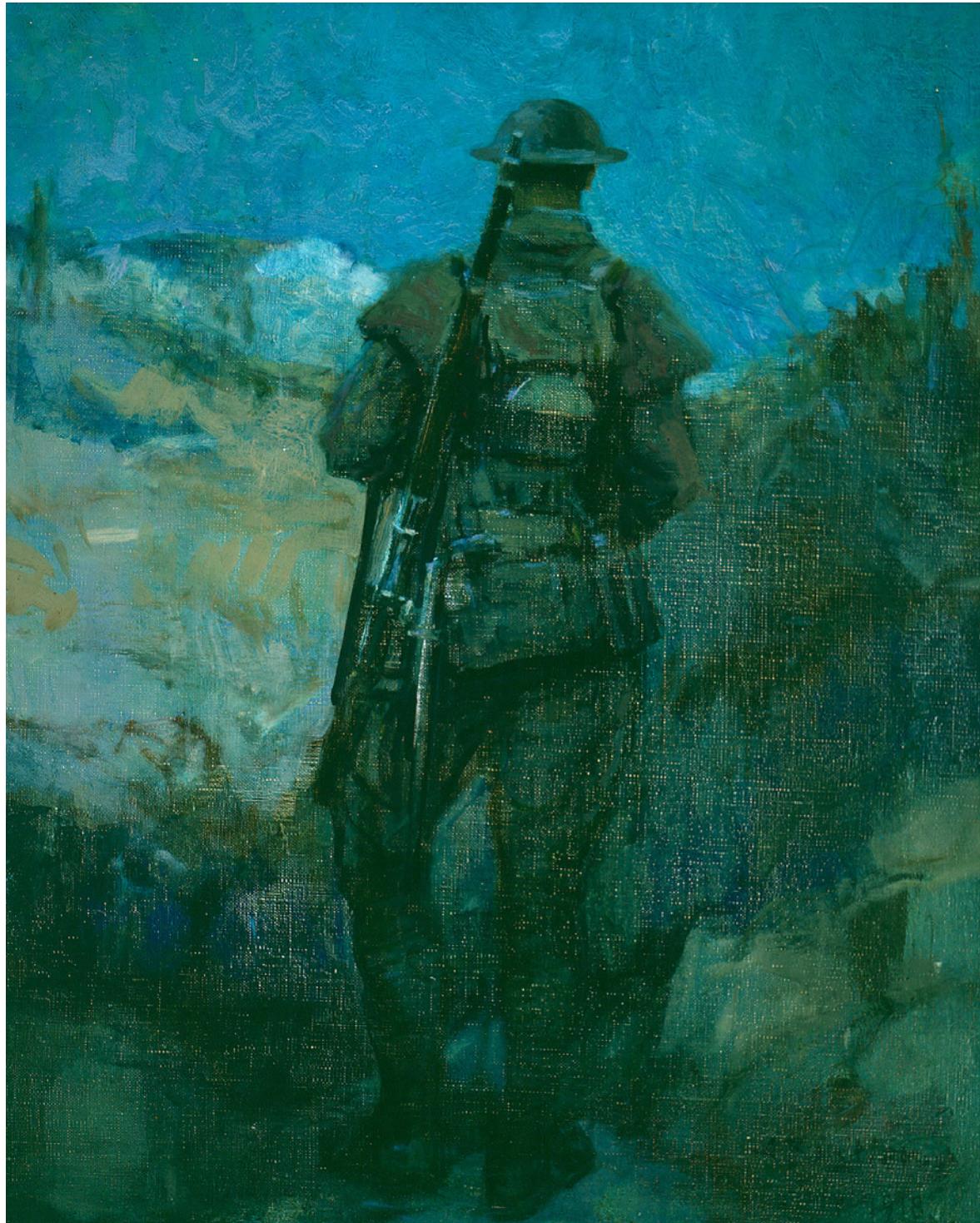


**Alfred Bastien**  
阿尔弗雷德·巴斯蒂安  
1873-1955

比利时艺术家、学者、战士。1918年7月与8月，巴斯蒂安中尉任驻加拿大第22营战时艺术家。他这一时期的画作大多由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收藏。吴作人留法期间曾是他的学生，归国后出任中央美院院长。

阿尔弗雷德·巴斯蒂安  
《泥沼中的加拿大炮兵》  
油画 24.1×34.1in 1917 年  
加拿大战争博物馆

巴斯蒂安描绘了一群炮兵试图把深陷泥沼的炮车抬出来。焦点集中于大炮而非士兵，暗示大炮对于获胜的重要性。可怕的炮击和持续的阴雨使帕斯尚尔 (Passchendaele) 战场变成泥泞的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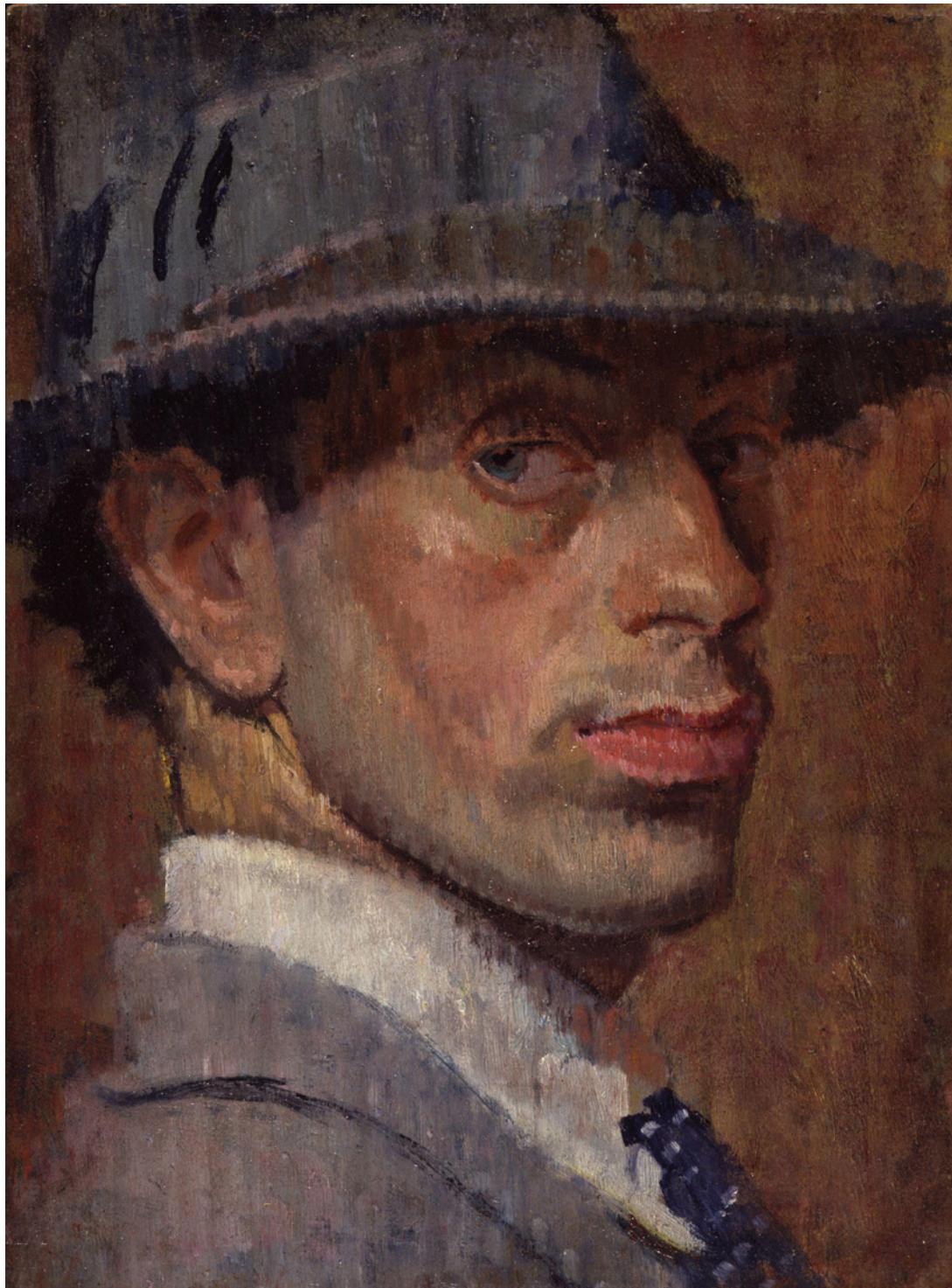
阿尔弗雷德·巴斯蒂安  
《月光下的加拿大哨兵》  
油画 23.9×19.8in 1918 年  
加拿大战争博物馆

一名加拿大哨兵站在战壕中  
观察无人地带敌人移动的迹象。  
由于时刻面临敌军袭击，夜间两小  
时的轮班无比漫长。



阿尔弗雷德·巴斯蒂安  
《阿拉斯的骑兵与坦克》  
油画 31.7×39.6in 1918 年  
加拿大战争博物馆

1918 年, 坦克和骑兵在阿拉斯 (Arras) 附近行进。骑兵在“百日战争”首场战役中扰乱了撤退的德军, 但坦克(画面左侧天际线处) 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Isaac Rosenberg**

艾萨克·罗森堡

1890-1918

艾萨克·罗森堡是一名英国诗人，一战期间参军作战，最初被分配到萨福克第12大队，拒绝成为上等兵之后，作为二等兵被转移到皇家兰卡斯特兵团第11大队。1916年11月，他所在的大队被派至西线作战。他在战壕中写诗，作品包括《战壕中的休息日》《归来时，我们听到云雀》和《死人堆》。1918年4月1日，刚结束夜间巡逻，罗森堡被敌军杀害。

1985年11月11日，罗森堡和其他15名一战诗人的名字被镌刻在西敏寺诗人角的一块石碑上。碑文出自另一位死于一战的名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怜悯。诗歌就在这种怜悯之中。”

艾萨克·罗森堡

《艾萨克·罗森堡自画像》

油画 295×222 cm

英国国家肖像画廊



**John Singer Sargent**

约翰·辛格·萨金特  
1856-1925

美国艺术家。他描绘了爱德华时代的奢华生活，被称为“领军一时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约九百幅油画、两千多幅水彩画，以及无数素描和炭笔画。移居英国后，他在1918年受政府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委托，创作了多件以一战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毒气》。

约翰·辛格·萨金特  
《毒气》  
油画 231×611.1cm 1919 年  
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



《毒气》。1918年8月，美国艺术家萨金特在西线战场见证了一场芥子气攻击战造成的后果，将这残忍的一幕记录在画布上。芥子气会对受攻击者造成大范围烧伤并灼伤其眼睛。这幅画反映了当时战场伤员管理的情况、防护服的匮乏、毒气攻击的影响以及日常活动——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足球赛照常进行。萨金特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蒙着眼睛的士兵。与受伤士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在踢足球的生机勃勃的士兵。

1918年7月，萨金特与艺术家亨利·唐克斯(Henry Tonks)一同前往法国。唐克斯在1920年3月19日写给阿尔弗雷德·约克尼(Alfred Yockney)的一封信中谈到这幅画的内容：“喝完茶后，我们听说度伦斯路的兵团急救站有很多毒气伤员，就赶往那里。急救站就在路旁，有很多临时营房和帐篷。毒气伤员不断进来，就像萨金特描绘的那样六人一组被领过来。他们在草坪上坐下或躺着，大概有好几百人，很显然他们都非常痛苦……萨金特被这一幕震撼了，立即做了笔记。”

萨金特受英国政府委托，以“英美合作”这一主题为一战纪念堂创作一幅核心画作，他未能找到合适的题材，便以此画代替。



## Norah Neilson Gray

诺拉·尼尔森·格雷  
1882-1931

英国艺术家，属于格拉斯哥画派。一战后，格雷回  
复肖像画家的身份，主要画年轻女子和小孩。

诺拉·尼尔森·格雷  
《苏格兰妇女医院》  
油画 45×55in 1920 年  
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

一战期间，诺拉·尼尔森·格雷定期去艾尔西·英格里斯 (Elsie Inglis) 博士的苏格兰妇女医院做志愿护理。她被派至罗伊奥蒙特修道院 (Royaumont Abbey)，这是战时由该组织运营的 10 家医院之一。她通常值完夜班后白天作画。1918 年，她将一幅附属医院的画作交给皇家战争博物馆。但博物馆的女性作品小组委员会给她施压让她创作了这幅作品，该画强调了女医生弗朗西丝·伊文思 (Frances Ivens) 这一角色。战争结束后，格雷回到格拉斯哥，继续当肖像画家。一年后，格雷被提名为格拉斯哥皇家美术学院展出委员会成员。



**Sir William Orpen**

威廉·奥尔彭爵士

1878-1931

威廉·奥尔彭是爱尔兰著名肖像画家，一战期间是战时官方艺术家，1917年前往西线战场为二等兵、阵亡士兵、德军战俘以及将军和政客们画肖像。这幅自画像是他到达法国不久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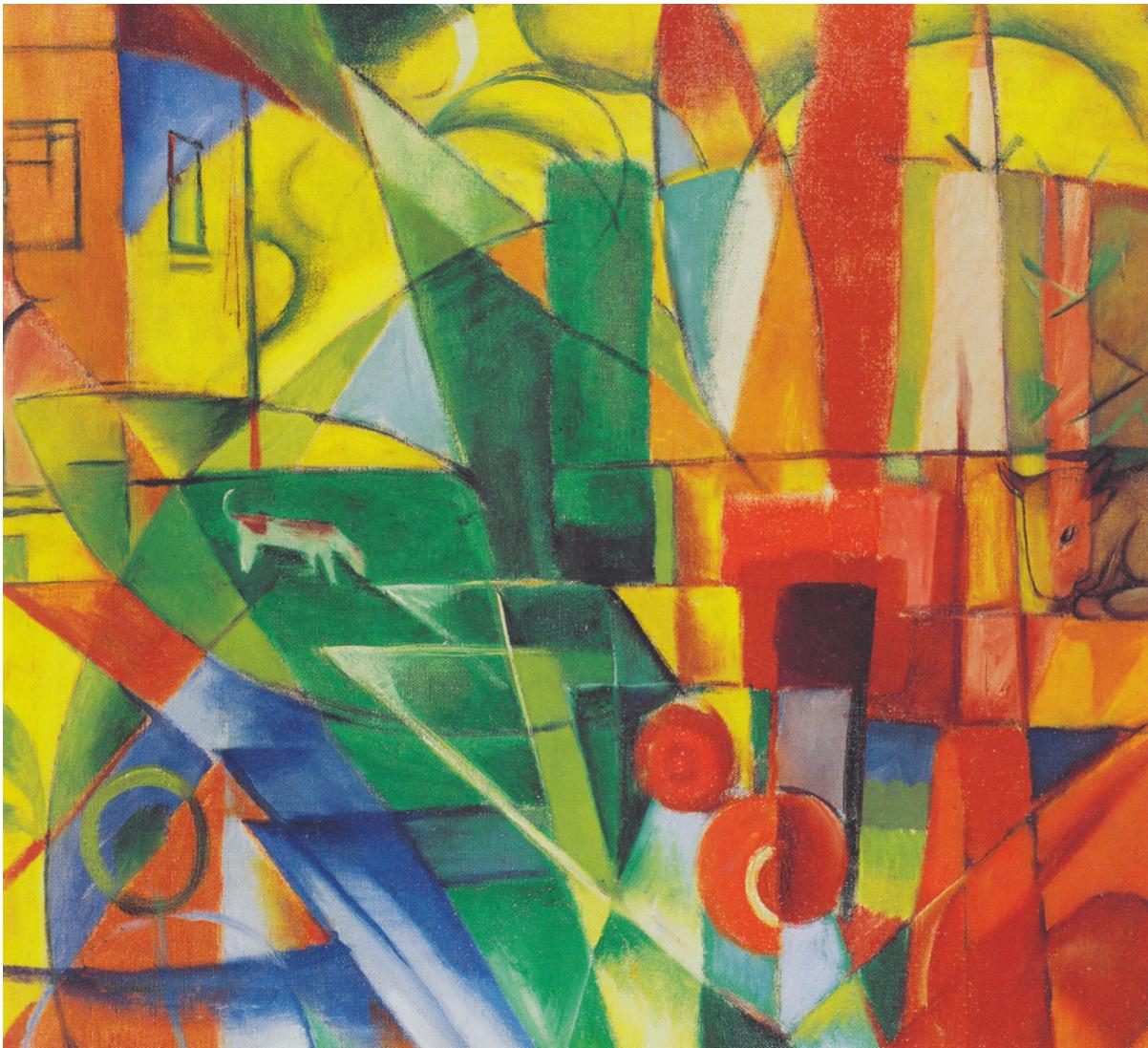
威廉·奥尔彭

《自画像·准备出发》

油画 23.94×19.45in 1917年

英国皇家战争博物馆

弗兰茨·马尔克  
《风景与房子，狗和牛》  
油画 66×71cm 1914 年  
瑞士梅尔茨巴歇尔艺术基金会



**Franz Marc**  
弗兰茨·马尔克  
1880-1916

弗兰茨·马尔克是德国表现主义创始人之一，艺术团体“蓝骑士”成员。一战初期，马尔克充满热情，作为预备役军人上了前线。在1916年2月写给妻子的信中，马尔克称自己沉迷于军用迷彩——在篷布上大量点彩来掩盖地面上的炮弹。他饶有兴致地创作了“从莫奈到康定斯基”9顶篷布系列，认为康定斯基风格的篷布可以有效地应付两千米高空的敌机侦察。1916年初，德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让一些著名艺术家撤离战场，马尔克也在这份名单中。3月4日，马尔克收到改派命令前，在凡尔登战役的一次榴弹炮袭击中身亡，享年36岁。直到1917年，马尔克的遗体才被运回科赫尔湖 (Kochelsee) 深安葬。



J.D.弗格森  
《朴茨茅斯·蓝色潜水艇》  
油画 61×56cm 1918年  
英国伯斯美术馆

苏格兰艺术家。1918年，英国政府将征兵年龄上限提高到51岁。44岁的弗格森不愿打仗。在写给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秘书阿尔弗雷德·约克尼的一封信中，弗格森说：“艺术家、作家以及画家等应当组成委员会，考虑如何在战时更充分地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并决定授予艺术家何种军衔。伤员、妇女以及其他一些人有权受到特殊照顾，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据弗格森的妻子玛格丽特·莫里斯回忆，弗格森厌恶战争的一个原因是不喜欢军装的卡其色主调。在约克尼帮助下，弗格森得以远离战壕。他获得了一项为期4个月的任务，在朴茨茅斯船坞创作。但直到1975年，皇家战争博物馆才购买了一幅他的有关朴茨茅斯的作品，那时他已去世14年。

**JD Fergusson**  
J.D.弗格森  
1874-1961



### Egon Schiele

埃贡·席勒  
1890-1918

奥地利人，20世纪初表现主义画家。一战对席勒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婚后第3天席勒就被陆军征召，起初在布拉格服役。在军中，长官尊重席勒的艺术才能，对他照顾有加，因此他从未到前线作战。期间，席勒担任监狱守卫，看管俄国战俘，闲暇时经常绘画。1917年他回到维也纳，专心绘画。1918年秋，西班牙流感传播到维也纳。10月28日，怀孕6个月的妻子爱迪丝(Edith)病故，3天后席勒随之病故。

埃贡·席勒  
《新月形房屋》

油画 43.5×55.31in 1915年  
奥地利利奥波德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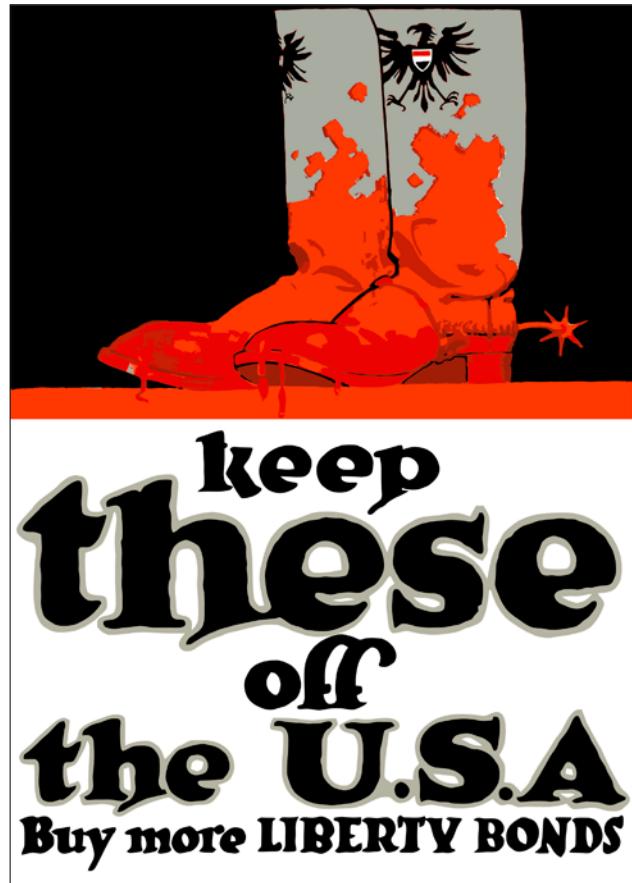


战时海报



意大利一战宣传海报。一只手扼住一条饰有德国铁十字的毒蛇。海报上的文字为：“注意！德国毒蛇已被擒住，现在要拔出毒牙！”由拉莫·卢恰诺（Ramo Luciano）设计。

图 \*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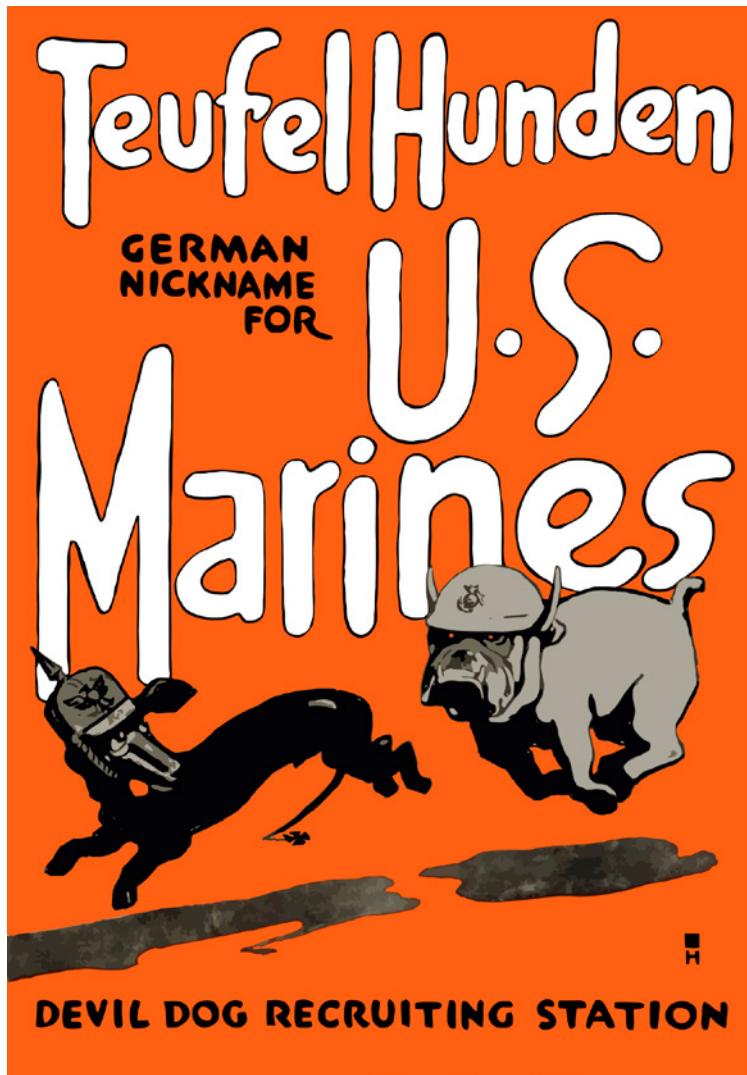


美国的一战海报，画面中一双印有德意志帝国雄鹰的军靴血迹斑斑。海报号召人们：想让这一切远离美国，就买更多的自由债券。

图 \*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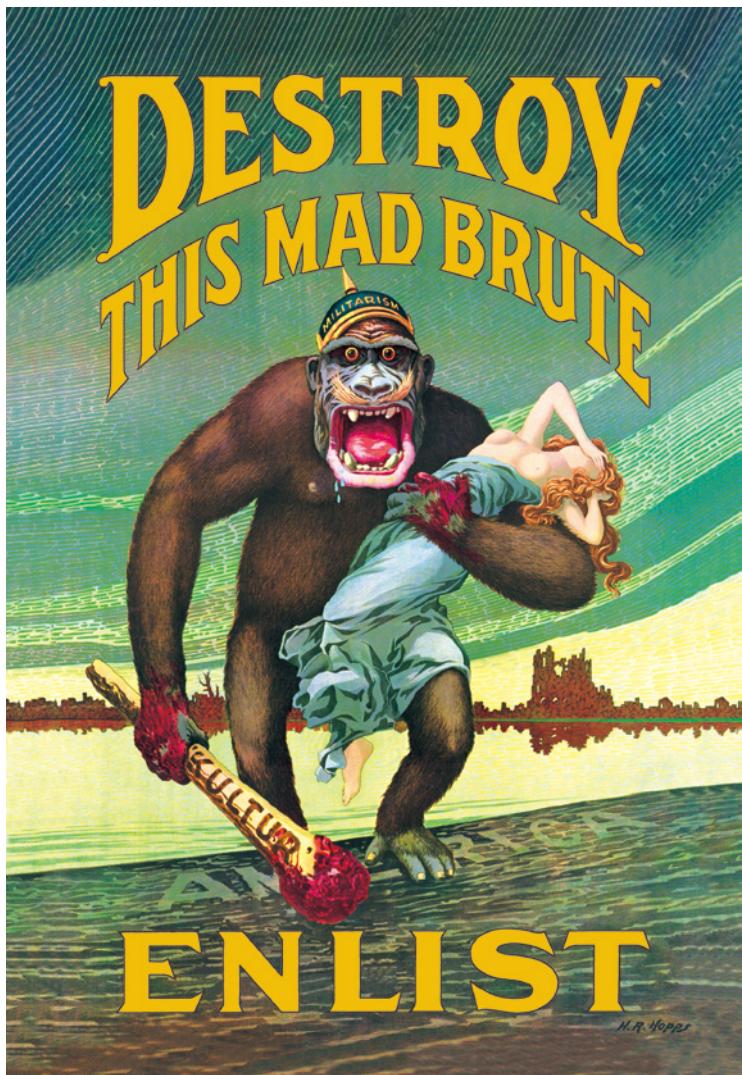
1915 年的英国募兵海报。小女孩坐在父亲腿上问：爸爸，“你”为战争做了什么？意在让观者反思，如果自己没有为战争出过力，如何向下一代交代。

图 \*CFP



一战时期美国海军征兵海报：一只美军斗牛犬在追逐一只德国达克斯猎狗。“恶魔犬”（Teufel Hunden）是德语中美国海军的绰号。

图 \*CFP



约 1917 年，美军征兵广告，题为“消灭这头残暴的野兽”。  
图 \*CFP



这张由一战博物馆展示的明信片上，一位德国士兵梦见自己离开前线与妻子团聚。

图 \*CFP



“法国万岁！法国万岁！”1918年一战期间，一位身着军服的女士站在法国国旗旁。由艺术家 F.A. 克列珀 (F. A. Crepaux) 设计。

图 \*C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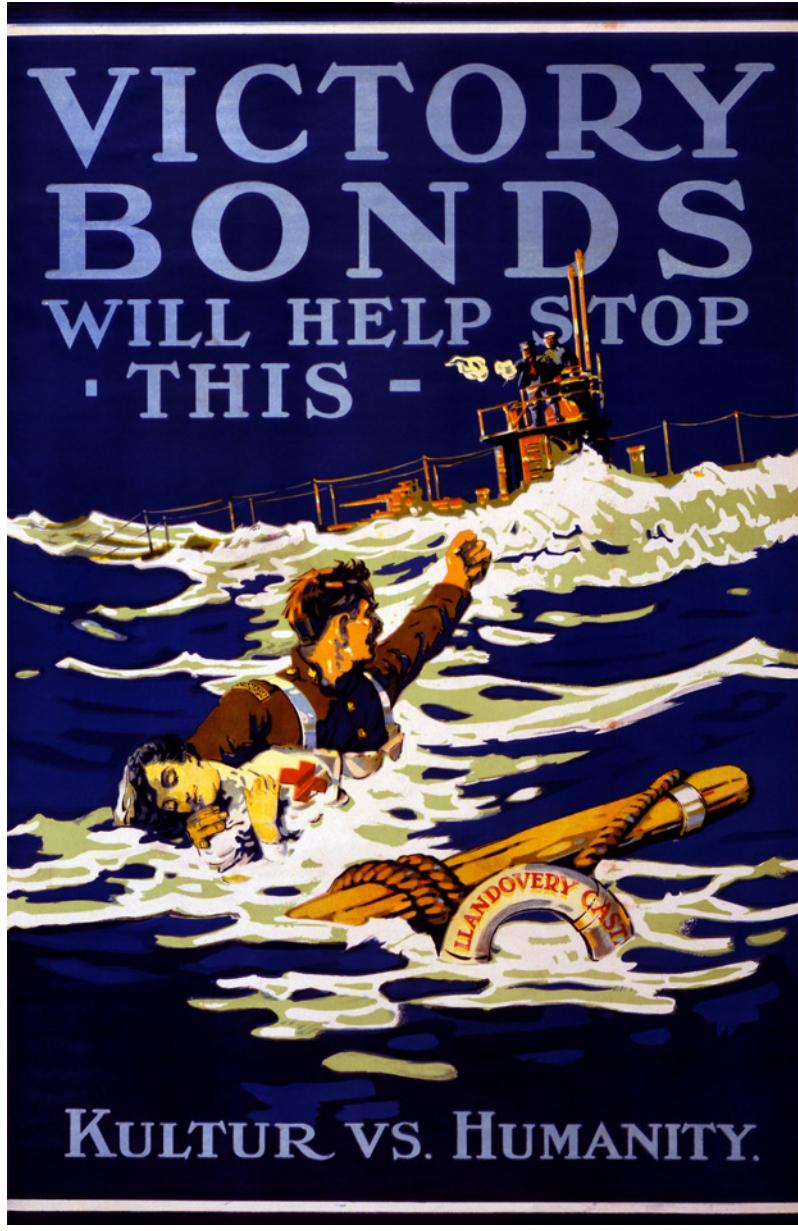
1916年，俄罗斯一战海报：一切为了战争，  
战争贷款利率5.5%。

图\*CFP



意大利一战海报。图中左上角两名女性都是意大利的国家化身“意大利·土立塔”(Italia Turrita)，当中左侧举臂者，头戴金城冠，为意国化身的典型标志，此处应代表1859年意大利独立；而右侧持国旗者，则应代表1915年的意大利，从旗帜上有萨伏依王朝红盾白十字徽章可判断。1915年，意大利倒戈向德国、奥地利宣战，被驱逐而摔倒在栅栏外的步兵，即代表奥地利。

图 \*CFP



加拿大一战海报《胜利债券将会停止这一切》。一位加拿大士兵抱着一位溺亡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冲着附近德国潜艇上的士兵挥舞拳头。该海报表现的是加拿大红十字会运输船“兰得福瑞堡”号 (Llandovery Castle) 事件。

图 \*CFP

一张由一战博物馆发布的战时宣传明信片——“不列颠的女人说：去吧！”画面中，妇女目送英国士兵奔赴前线。

图 \*CFP





约 1918 年，美国一战海报。自由女神向人们发声：喂！我是自由女神！我们需要亿万美元，现在就需要！

图 \*CFP



战争的恐怖：一幅讽刺插画，年轻女人担忧战争导致化妆粉短缺。配文是：“亲爱的，你想想，他们肯定会征用米粉厂的。”“poudre de riz”法语中是扑面粉之意，直译为“米粉”，因扑面粉常以米粉制成。

图 \* 东方 IC



1918年，加拿大募兵海报。名为“跳进你的位置”这是加拿远征军第199号步兵营一战时期比较有趣的一句口号。第199号步兵营以康诺特公爵夫人(Connaught Duchess)为名誉团长，故又有“从属康诺特公爵夫人至爱尔兰籍游骑兵”之称。该营全为爱尔兰籍加拿大士兵组编，故可见海报中跳跃的人的衣襟上，以及营徽皆用的是爱尔兰国花三叶草。

图 \*CFP



约 1916 年，战争招聘海报，渴求女性在英国后方的军工厂工作。

图 \*CFP



D

一战前后的中国



1918年徐世昌就任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仪式。图片出自一本辛亥革命时期的日式相册，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北京的古建风貌和民国政府政治变动，记录了1916年袁世凯出殡、1918年徐世昌就任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包括两张徐世昌就任总统大典时太和殿前军政集合的全景照片，为专业摄影师拍摄，非常珍贵。还包括十余幅从热气球上拍摄的使馆区照片，很有可能是当时法国人占领北京城后所摄。另有黎元洪阅兵照片两张。摄入照片的老北京景观有静明园、颐和园、瀛台、十三陵、前门、天安门、大钟寺、海晏堂、玉泉山、南口关长城、香山和五塔。





北京、天津地区的风景、民俗照片 72 张中的两张，其中以民俗照片尤为精彩，纪录清末民初婚礼、庆典、丧葬等仪式和理发匠、养鸽人、补碗工、鸡毛掸商贩、拾马粪者、乞丐等各个行业。照片大多经过精心洗印，几乎每幅照片有写有编号和说明文字，其中几幅有“德思法”的签名，应是拍摄者的中文名字，颇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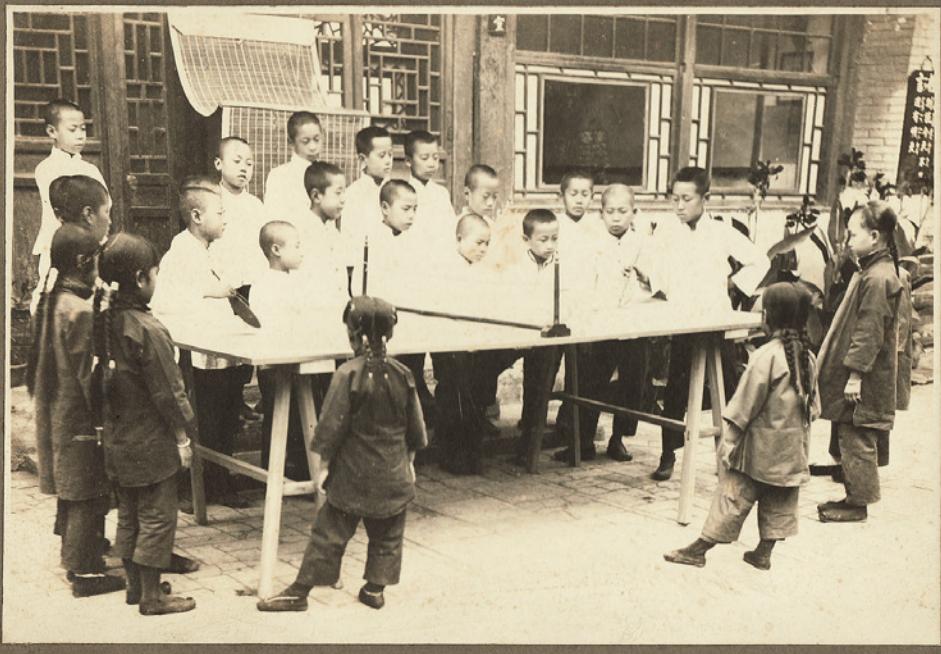




照片中的背景松元楼位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内，它的主人是梅屋庄吉曾在海外从商多年，后改经营照相馆。1895年1月，梅屋庄吉在香港结识孙中山，从此长年资助之。

1913年开春，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道建设工作。其间，梅屋庄吉召集了一些日本友人，在松元楼为孙中山（后排正中）举行了纪念酒会。会后众人留影，席间包括了梅屋庄吉以及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乒乓遊戲攝影



京北新街口三條胡同同民國二十八年立公師京師公立第二十八民國中華民國



1915至1916年，京师公立第二十八国民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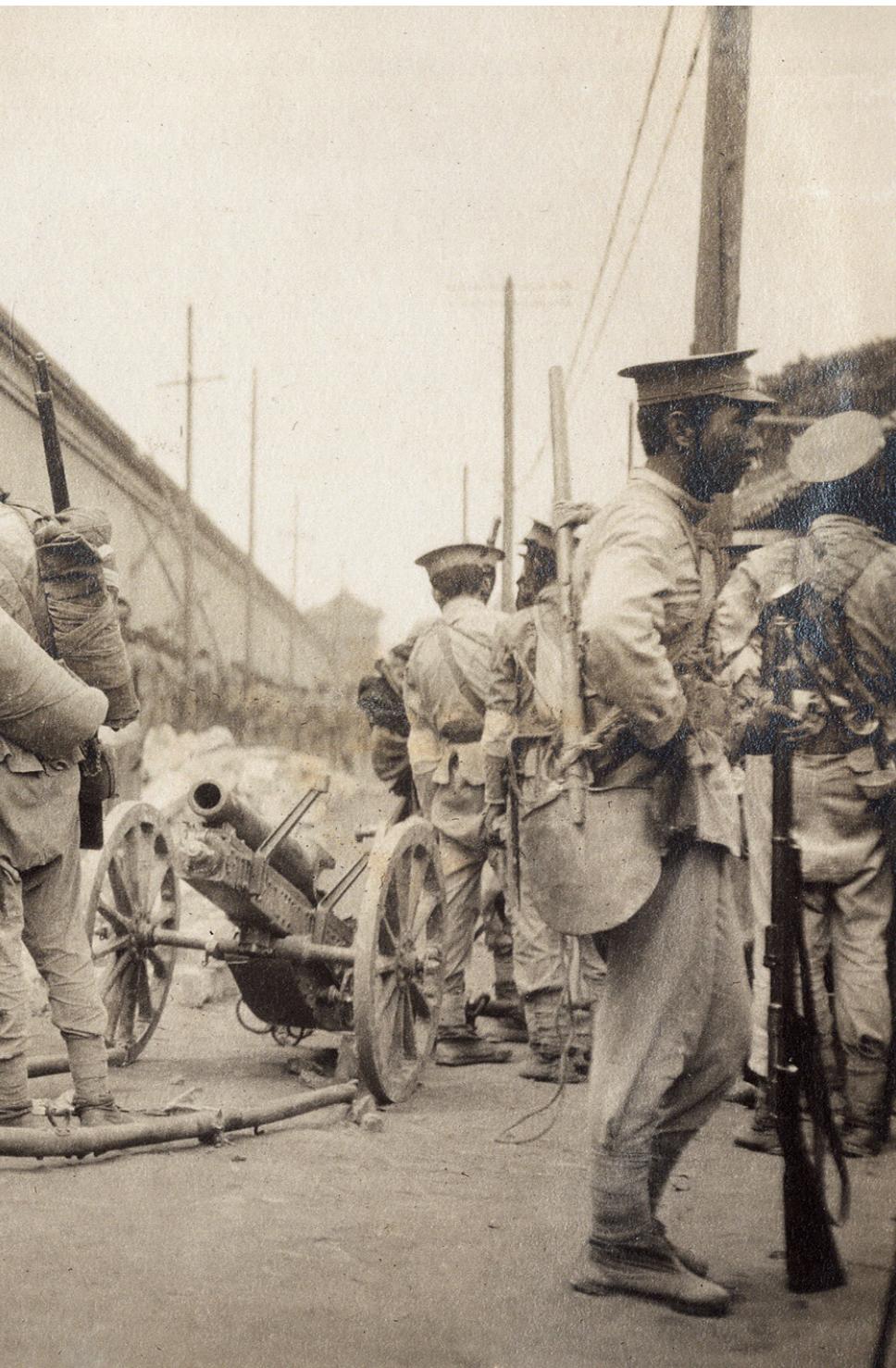
3幅玻璃底片拍摄了民国时期华人劳工在美国种植园工作生活的场景，内容分别是两个劳工在耕作、华人工头指挥劳工及种植园老板与华人工头进餐。

自1850年代开始，西方侵略者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大肆拐掳华工赴南洋、美洲等地转卖，劳工在飘洋渡海旅途中和异国他乡高强度劳动中大量死亡。这组品相完好的大尺幅玻璃底片是反映1910年代华工生存状态的珍贵影像。



这是杭州名店二我轩照相馆 1910 年拍摄的林长民与女儿林徽因（中）、小女儿（左，后夭折）的珍贵合影，照片右下方有林长民英文签名。





这是反映张勋复辟末期北京地区情况的珍贵影集，收录了张勋肖像、辫子军在北京城内巡逻、北京街头挂满龙头旗、讨逆军紫禁城外与辫子军交火、进击张勋府邸、辫子军战士被剪去辫子、溥仪乘火车出逃等历史影像。

1917年7月1日至12日，张勋一手策划前清逊位多年的皇帝溥仪在北京复辟，仅维持12天便告失败。



白  
劉喜奎

清末民初伶人刘喜奎写真。



这是源记照相馆所摄的梅兰芳戏妆照。1917年12月1日，梅兰芳在北京吉祥茶园（后来的吉祥戏院）首演《天女散花》，扮天女，李寿山扮如来佛，李寿峰扮维摩诘，高庆奎扮文殊，李敬山扮和沿，姚玉芙扮花神。剧中的天女梳海棠髻，上缀珠翠，穿淡青色古装袄，披绣孔雀翎图案的云肩和腰裙，系黄丝绦，挂玉佩，胸前左右各有一条风带。梅兰芳历时数月，设计和练就了长绸舞和各种身段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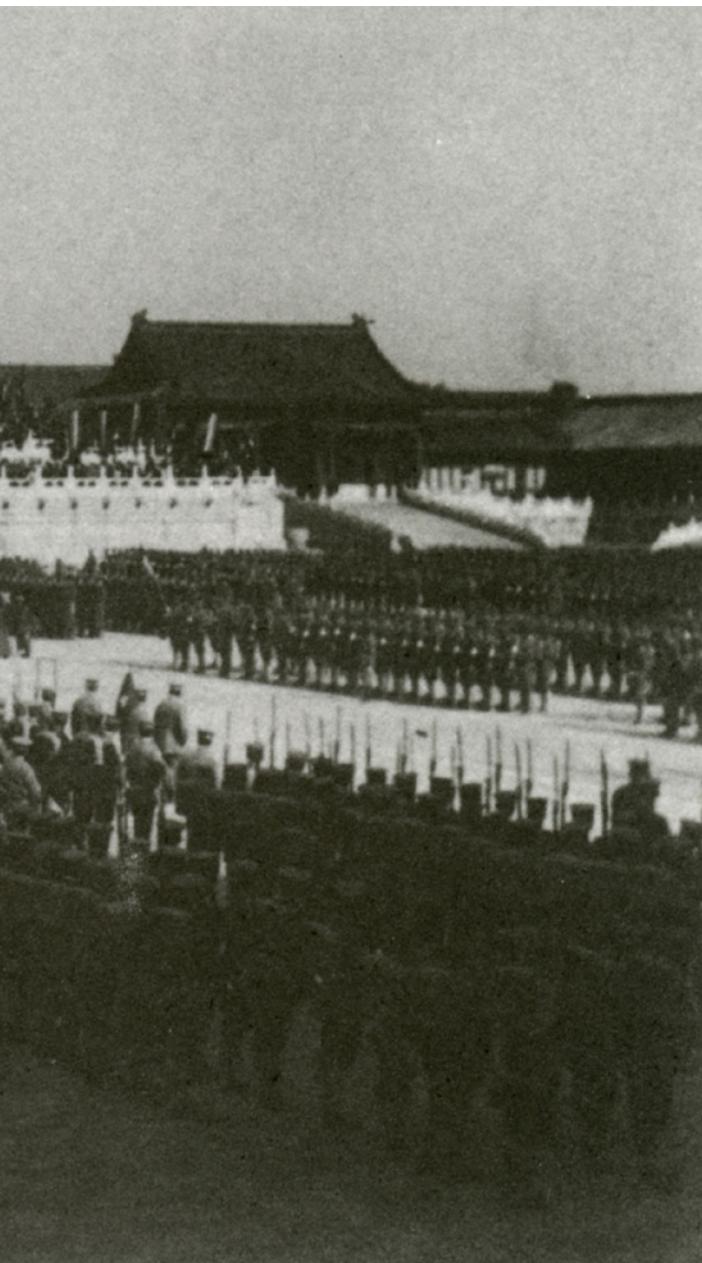


幼年溥仪与毓崇在宫内骑车。爱新觉罗·毓崇（1903-1965）是溥伦之子，1912年奉旨入宫，在溥仪身边伴读汉文。另有一帧照片为1924年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所摄，极为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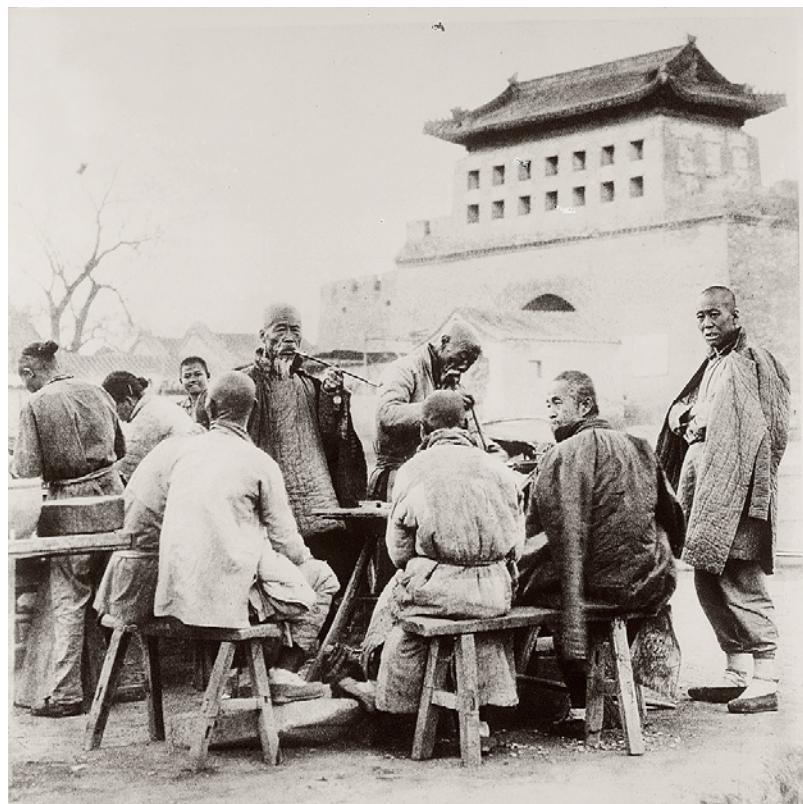
托马斯·阿罗姆 (Thomas Allom) 及威廉·桑德斯 (William Saunders) 等人拍摄的中国与中国人系列玻璃幻灯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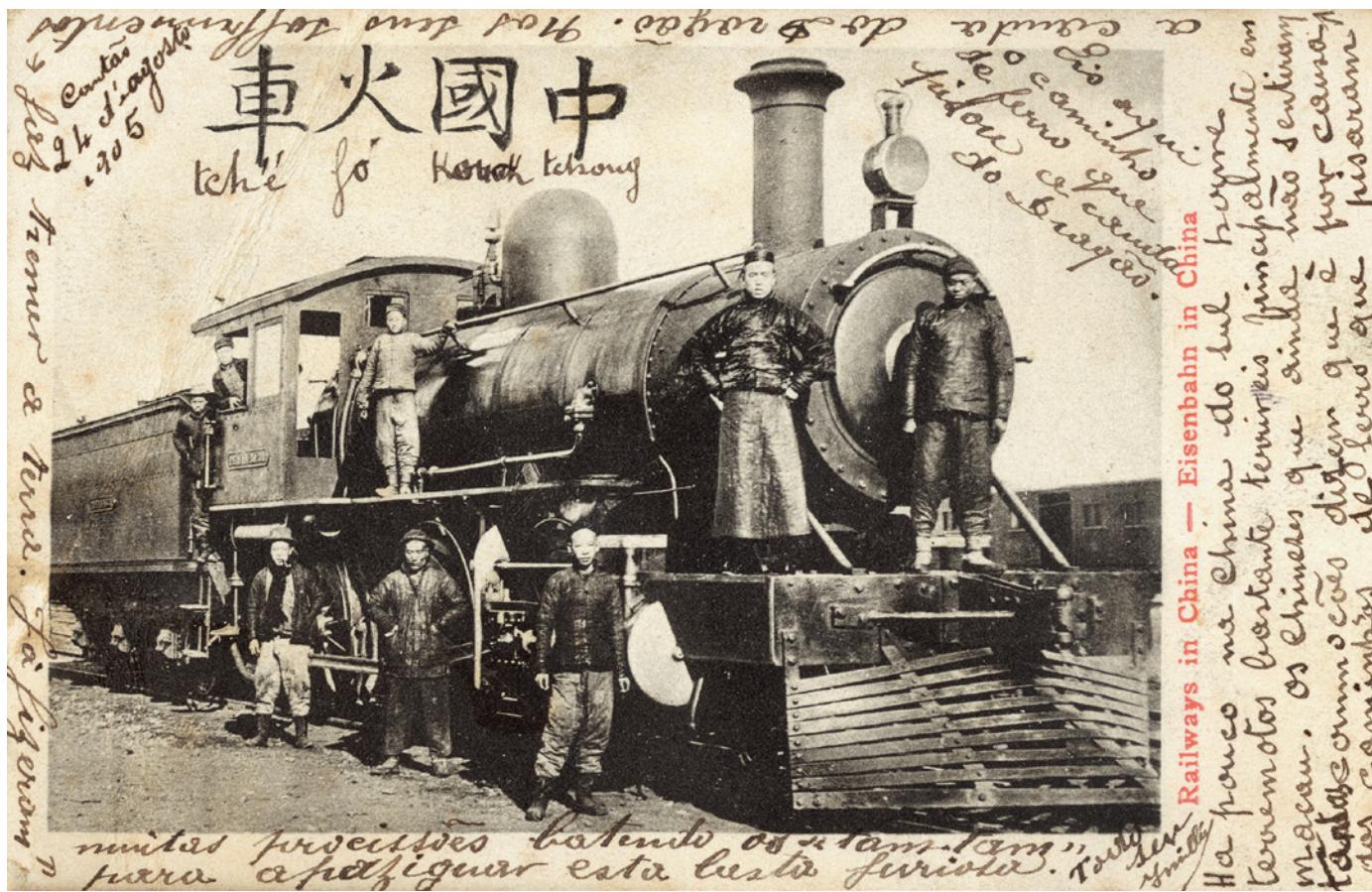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取得胜利的协约国一员，在北京故宫太和门前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图为大会检阅参战军队列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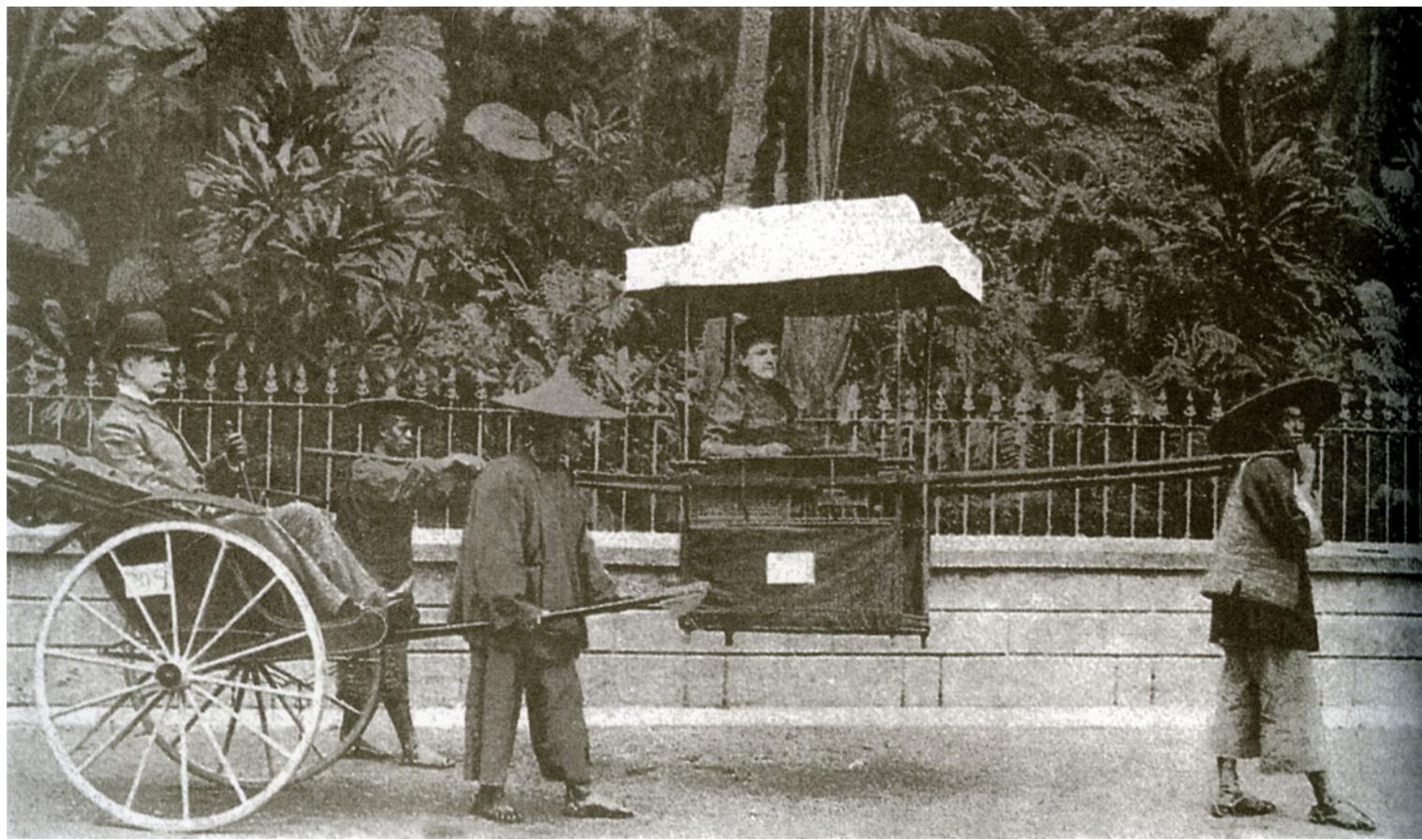
图\*刘凤玖 /CFP



这是一组收藏市场罕见的5.5×7.5英寸大尺幅玻璃底片中的一张，记录了1910年代北京前门等地方的风景和民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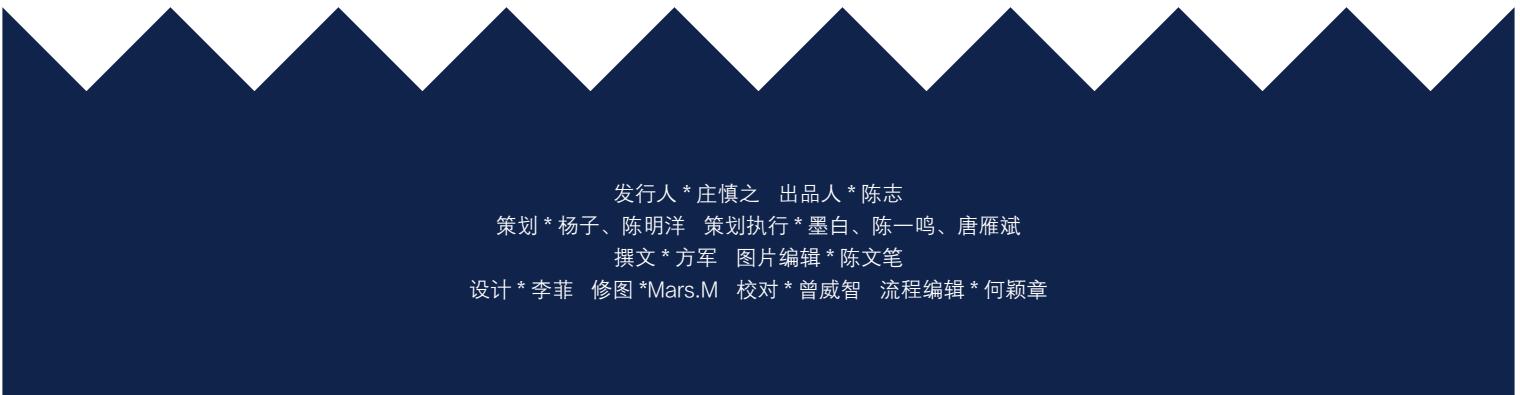
清末民初环球火车明信片。



清末广州街景。  
图 \* 刘凤秋 /CFP



2005年4月15日,法国加来(Calais)。全欧洲最大的中国人公墓,葬有842位中国人。1920年代初期,众多中国北方农民被英国政府招募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工作。1914年一战初期,这批劳工被送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港口修护军事防御设施。他们的居住和饮食条件都很差,且不得自由出入,不得与当地居民接触。一战结束后,幸存的华工又经历了来自西班牙的瘟疫的炼狱般的考验。842位华工不堪磨难,葬身于此。剩下的人大多重回故里,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在法国。



发行人 \* 庄慎之 出品人 \* 陈志  
策划 \* 杨子、陈明洋 策划执行 \* 墨白、陈一鸣、唐雁斌  
撰文 \* 方军 图片编辑 \* 陈文笔  
设计 \* 李菲 修图 \* Mars.M 校对 \* 曾威智 流程编辑 \* 何颖章



广东南方二八九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出版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承印  
2014年12月